

说摆件 ■曹正文

摆件，是艺术品收藏的大类，可放写字台上、玻璃橱内，也可用多宝格橱来显示藏品的琳琅满目。其材质有瓷器、竹刻、木雕、象牙、金银器。其类别可分人物、动物、山水等多种。

我年轻时就好收藏摆件，30多年已达上百种之多。首先是动物摆件，我每到一个国家，就买当地的动物艺术品，如澳大利亚的袋鼠、企鹅与树熊、葡萄牙的公鸡、巴西的翠鸟、泰国的鳄鱼……非洲的“五霸”画在一个鸵鸟蛋上，瑞典水晶上的麋鹿，用精美的瓷器制作的美国八种小狗。我把它们放在两个玻璃橱内，组成一个多姿多彩的“动物世界”。

其次是山水花卉。如平遥古城的小屏风，黑色的漆器底色，衬托出历史古城让人神往，著名工艺师汤兆基的牡丹工艺花瓶，典雅而丰满。一只象牙插屏，远山近水中的书生悠然自得。而宋美龄晚年的画作印在水晶上，让人在松涛云海间遐想万千……在英国，我淘得几件精致的艺术品，红色巴士与红色邮筒，最具特色，而一只莎士比亚图案的首饰盒，令我爱不释手。

最让我留恋的心爱的摆件，是人物摆件。由沪上画家陈大雄画的水乡女子瓷盆画，她眉目中的风情完全是姑苏女子的特征。另一件“托腮美女”的木雕作品出自苏州工艺大师殷淑萍之手，其眸子之传神，衣衫之飘逸，真是不可多得。黄杨木雕师郑方杨的木雕艺术品“苏东坡观砚”，神情之潇洒，也入木三分。最让我陶醉的是一组“江南丝竹”的德化白瓷作品，一个手捧琵琶，一个吹箫，一个敲板，她们端坐在椅上，中间有两个精巧的小茶几，我买来一只红木玻璃盒，让她们组成一幅立体的画，近看秀丽多姿，远观则如闻其声，实在美哉！

这些精美的艺术摆件，大不过20厘米，小不到5厘米，典雅精致而给人一种遐想与艺术温馨。我收藏它们，都有一个淘宝的故事。这也是收藏者最大的开心乐事。



【专家鉴宝】

清雅书拨：夜添香

■英杰

读书是一件雅事，而且越是在古代，越是讲究氛围与意境的书香门第，读书愈发成为一种仪式，这在历代文房清玩中便可窥一斑。在风清月明、古朴悠然的书房中，读书不仅要有书案机子，不仅要有红袖添香，就连翻书，也有专用的书拨。

说到书拨，很多现代人会感到陌生。看其形状，会觉得和现代的书签类似；摩挲其质感，又恍然如同“环佩叮当”的女子发饰，岂不知这种用于读书的工具，与书签、发饰却是风马牛不相及。“把酒时看剑，焚香夜读书”的文人将读书作为一种意境，以至于读书之前要净手焚香，书拨云兰。试想，香炉一盏，线装古卷，本是何等的高标雅致！“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的文人难免会文思萌动，入迷至深，此时若以指点唾，不但污秽了书卷，且与“剩喜今朝寂无事，焚香闲看玉溪诗”的飘渺意境全然不符。于是便发明了书拨。书拨使用起来十分优雅，这和古代线装书的特点有关。古代的书页是用宣纸对折而成，中间是空的，可用书拨探入其中轻易翻动，雅致而曼妙，一则方便了翻页，二则权作书镇，实在是一件妙物。书拨作

为文房清供中的异类，在材质上也有所讲究，大多以名贵竹木制成，雕镂刻画，名言词章，相映成趣，也更有甚者以玉石翡翠磨制书拨。

即便抛开文房雅玩的繁文缛节，书拨作为翻书的专用工具，也有其实用的价值。因用手指翻书时，会在书页上留有汗渍及指纹，并不美观，且是对书的亵渎。要知道封建时代讲究耕读传家，能够传给后代的，不仅仅是田产，还有架上的古书。在那样一个印刷业不发达的时代，一本书的寿命远比现代工业印刷的书籍要长久，有些甚至会传承数代。

可惜的是，书拨并不适用于现代图书，现代图书早已改变了装帧方式，以至于作为文房实用工具的书拨也随同古代雅致的读书礼仪一道灰飞烟灭。吾生也晚，错过了以书拨翻阅古书的年代，不过在汪洋恣肆各色各异的古代书拨中，总让我不禁神往。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一件珍罕的白铜书拨，有幸入手时，它已经被把玩得包浆圆润，色彩锃亮。书拨并未采用传统的形状，而是在一头雕饰成人首形，其面目清秀，淳绵自然，分明是眉目如画的女子，高高的发髻竖起，想必是为了翻书时方



便拿捏。握淑女之长发，读圣贤之文章，如此意境，也是一番真正的红袖添香了。更为珍奇的是，白铜书拨之上两面雕刻，书拨主体部分刻有十二生肖图案，每面均有六个惟妙惟肖的动物图案，寓意十分吉祥圆满。

透过白铜书拨的纹饰，我总忍不住想象古代读书人的悠然，想象山清水秀返璞归真的情趣。如今，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了读书的条件，但纷乱的琐事总让人们远离书籍。或许，玩赏这么一件小小的白铜书拨，可以心遥想那些过往的线状古书，那些不被束缚清新独往的读书空间，给内心深处一片澄澈之海。

【收藏故事】

文玩店卖象牙制品被起诉

文玩店女老板“杀熟”，多次从地摊买回象牙制品，再以高价卖给老顾客。近日，北京西城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对戈某提起公诉。

戈某在朝阳区某收藏品市场经营一家商铺，退休的朱某是她的老顾客，经常光顾她的店。一次，朱某来店里看东西，顺便问起戈某有没有象牙手镯，



表示自己想买个象牙的手镯，戈某让朱某过两天再来。随后，戈某就去另一个文玩市场地摊上花1000多元买了一个象牙手镯。过了几天，朱某再次来戈某店里，戈某就把之前买的那个象牙手镯以3000元左右卖给了朱某。

过了两三个月，朱某又去戈某的店里。由于了解到朱某比较喜欢文房四宝之类的东西，戈某主动让朱某看店里一本拍卖书，上边有一些象牙笔舔的图，朱某看后表示想买，然后戈某又到文玩市场地摊上买了一个象牙笔舔，随后又价钱翻倍卖给了朱某。

就这样，2012年至2013年间，戈某未经批准，先后非法向朱某出售象牙手镯1件、象牙笔舔1件、象牙

笔筒1件，净重共计1.509kg，经鉴定共价值人民币62876元；于2014年4月27日非法收取朱某购买1枚象牙扳指等物品的定金5000元，并代其存放于商铺内，该枚扳指净重25g，经鉴定价值人民币1042元。

检察官胡乱生说，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规，任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都要依法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在获得行政许可的前提下进行。此案中，戈某主观上以营利为目的，客观上实施了非法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行为，触犯我国刑法相关规定，应以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你鉴我赏】

文墨润心说大羊

■徐建融

陆俨少先生曾反复告诫我们，学习传统，继承弘扬传统，“第一口奶”至关重要，吃好了，吃对了，终身受益，吃坏了，吃错了，终身受害。

书画家朱忠民（大羊）这一代是幸运的，有了忠民这一代，传统又是幸运的。他学习书画的时代正当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打破了极左政策的禁锢，解放了文艺思想的自由，伴随着西方现代思潮的大规模涌入并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传统书画在被判为“穷途末路”的同时，实际上也迎来了它真正可能复兴的新生契机。这就是由二玄社复制的历代书画经典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成为传统学习者奠定成长基

础的丰富且优质的“第一口奶”。这样的奶品，相比于之前的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齐白石、徐悲鸿，其丰富性自不待言。能吸吮到这样的奶品，当然是忠民一代的幸运，不仅归功于思想的解放，更归功于科技的进步，自古至今，没有一个时代的书画家能够跻身这样的幸运。

在与忠民君的几次交谈中，我觉得他已对传统书画有了深刻的认识。忠民先书后画，这不是因为简单的“书画同源”问题。他的认识，在于书画根本就是不同的，不仅书与画不同，同样是书法，他认为碑学与帖学也不同，篆书与隶书也不同，楷书与行草书也不

同。当然，用书法的笔法作画也不是真正的绘画，用绘画的笔法写字也不是真正的书法。我想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认识到“书画同源”的意义。否则的话，必然把“书画同源”引到歧途上去，即使有个别天才以这样的认识别开了成功的蹊径，那也决不是人人可以行得通的正宗大道。

忠民书画相通，我于他的书法尤为欣赏，章法、结字、笔法、集端庄于流利，寓刚健于婀娜。似碑似帖，古法森严，一笔之中，转折翻腾，轻重疾徐，把篆书的、隶书的、楷书的、行书的、章草的、小草的、大草的笔法、笔意、笔趣糅为一体，如飞花舞燕，行云流水。于褚



笔走龙蛇 聚沙成塔（篆刻）



■季金龙

【艺讯】

上海博物馆丝路梵相展

上海博物馆自即日起，集中了近十年来达玛沟托普鲁克墩佛寺遗址群发掘出土的三个佛寺遗址中的壁画珍品。这些创作于公元六至八世纪间的艺术瑰宝，经过维护修复，再现出昔日独具丝路佛教艺术风貌的于阗画派的辉煌。同时还将展出包括五代至明清的名画，如董源、八大山人，还有浙江山水册页、金农兰石图轴等。

“朱见深的世界”特展

为历代收藏家青睐、传世罕有的完整精器——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将作为龙美术馆主办的“朱见深的世界：一位中国皇帝的一生及其时代”特展的核心展品隆重亮相，将于12月18日在龙美术馆西岸馆举行。成化斗彩鸡缸杯千金难买，一器难求，数百年来享负盛名，为天下慕向。其卓越的工艺成就背后，折射出明成化时代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重要变迁。

剪纸年画非遗文化展

注重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非遗手工艺文化的传播，近日首个沪乾艺苑非遗文化展于逸仙路158号正式对外开放并展出。展出非遗项目中的中国剪纸、山西平阳年画、紫金葫芦、青铜器、瓷雕竹刻等，并将定期举办民间艺术家和书画艺术家的互动现场笔会、瓷雕、年画、剪纸捏面人等现场演示。

遂良、杨凝式、倪雲林含英咀華，融会貫通，抒写出豪迈又婉媚的性灵。假以时日，稍加老成，完全有可能臻于炉火纯青之境而无愧古人。

忠民的潜心绘画，是近十几年的事。持现成的书法功力，挥洒明清以来的文人写意画，自是笔精墨妙，但他的着眼点却不在于此而在宋元的画家画、士人画。大山大水，层林密壑，层层铺叠，气韵高深；鸟语花香，风娇雨秀，三矾九染，天工清新。大观之，周密不苟的形象之优美，画高于生活；细察之，灵气蕴发的笔墨之精妙，生活绝不如画；综合之，古意盎然，气韵生动，艺术美实为理想的生活美。虽然忠民于绘画的追求还不算长，但路数既正，必然一日有一日的进境，前途的光明是已经看得见的了。



且听松风对碧流（国画） ■朱忠民